

清明雨

◆孙文胜



清明雨，如诗如画，如烟似雾，落在心间，润了思绪。

这场雨，让万物复苏，生机勃勃，却带着一丝淡淡的哀愁，像是天空对逝者的怀念，又像是大地对生命的敬畏。它不疾不徐，不紧不慢，像是在弹奏一首深情而舒缓的曲子，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对往昔的追忆。

清明雨，淅淅沥沥，我心

中涌起无尽的思绪。那些逝去的亲人，他们的笑容、他们的话语，都在雨声中渐渐清晰。雨，是思念的媒介，是情感的寄托，滴滴承载着我们的哀思和祝福。它洗涤着尘世的喧嚣，让人心变得宁静。独行小道，我能听见灵魂深处柔软的声音。

雨，打湿了满坡的青草。那青翠的颜色像是生命的赞歌，又像是故人的慰藉。人们手持鲜花，低头默哀，用最深的敬意向那些曾经照亮我们生活的人致敬。雨滴在墓碑上滚动，像是泪珠，又像是晶莹的珍珠。它们无声地滑落，带走了

一丝丝的哀痛，留下的是无尽的思念。

清明雨，落在田野，落在河流，落在每一颗渴望理解的心灵。它洗去了冬日的沉寂，唤醒了万物的生长，也唤醒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。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，在雨的洗礼下，变得鲜活起来。杏黄树下，母亲还坐在蒲团上剥豆。父亲一抬头，满垄金黄的麦穗弯腰致谢。最威武的是宏叔，夏夜纳凉吼那一嗓秦腔，震得星星都掉下几颗。

雨，是大自然的语言，是宇宙的诗篇。清明的雨，更是人与自然、过去与现在交汇的瞬

间。生命虽然短暂，但爱永不消逝。那些离开的人，他们的精神和爱如同这清明的雨，虽然绵密细小，却始终滋润着我们的生活，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。

雨停了，阳光透过云层，洒在湿润的大地上。那是生命的曙光，是希望的象征。清明雨，虽然带来了淡淡的哀伤，但也带来了绵绵的新生。生活总是在聚散离合中前行，而我们要做的，就是珍惜每一刻时光，感恩每一份遇见。让我们以喜悦和激情，去迎接每一个日出日落，每一次春华秋实。



父亲去世快五年了。他的面容和身影，在很多时候会蓦然浮现。听别人呼唤“爸爸”时，读书看到“父亲”这个词时，看见与他相似的身影时……心头总会蓦地生出几分酸楚。

我热爱文学，与小时候父亲的熏陶很有关系。父亲只上过小学，却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。在那个拼尽全力才能吃饱穿暖的年代，父亲给家里添置了广播，我的童年是在“小喇叭开始广播啦……”的声音中度过的。上学后，父亲鼓励我看课外书，时常给我零钱去书摊借书看。下大雨不能下地干活的时候，父亲会翻看我的语文课本，时不时还问我几句。

父亲勤劳了一辈子。村里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，父亲一人要种全家六口人的四亩八分地。由于他的勤劳节俭，家里的经济条件有了明显改善，家具和电器都逐渐添置齐全。那时候，父亲的心思全在地里，家里很少能看见他的身影，他也极少过问我的学习情况，都是我主动汇报。

有一次，村里的一位叔叔到我家玩，问父亲，我是不是跟他的女儿一样，也上初二了，在哪个班级。父亲竟然支支吾吾，不好意思地看看我，边挠头边笑着说忘记了。我很生气，瞪了他一眼，转身进了里屋，捧起英语书大声读起来，发泄着内心的不满。过了一会，外面没了声音，我悄悄掀开门帘一看，叔叔走了，父亲坐在堂屋的凳子上，笑眯眯地抽着烟。我有些难过，觉得父亲不在意我。从那以后，我不再告诉他我的学习成绩。那是我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跟父亲赌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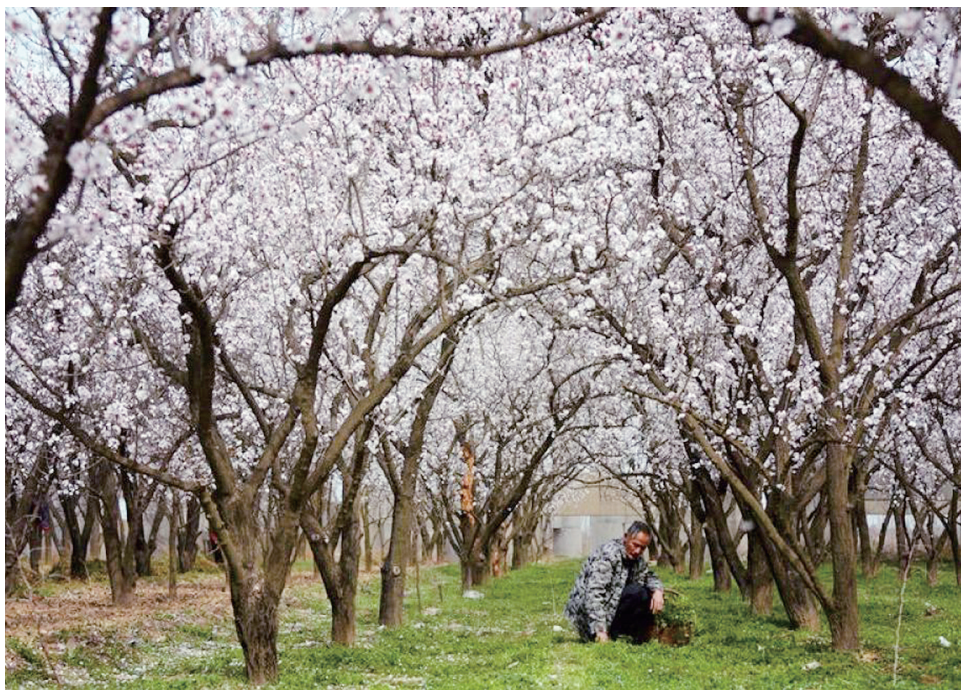
过了一段时间，父亲突然带回来一条漂亮连衣裙，微笑着让我穿上，说是给我考年级第一的奖励。我既惊讶又感动，考第一这件事，我并没告诉他。

那条裙子成为我最心爱的衣服，直到成年后，我依然收藏在衣柜里。父亲去世后，每每回忆往事，我心里总是有很多感激，很多愧疚。我曾经多么有幸，遇到了一位好父亲；我曾经多么任性，不能体谅父亲的辛劳。父亲，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再回到学生时代，回到那个下午，我会走到您身边，轻声地说：“父亲，我上初二了，在三班。我学习一直很好，是班长。”

窗外，柳絮飘飞，如同对父亲的绵绵思念。又是一年清明时，我的眼前又浮现了父亲慈祥的面容、惬意的微笑……

父亲的微笑

◆周永兰



又见杏花

◆马亚娟

在北方，冬天的身影刚绕过土梁，春风就开始发号施令，最先吹醒的是黄土，紧跟着就是杏树。在崖畔或山坡上，总能看见几棵粗壮的老杏树，或一棵独立，或三五成群。虽说北方春天来得稍晚一些，可沐浴过春风，杏花就开得无比灿烂。

杏花不喜独放，最喜聚众热闹。远看不见单个的花朵，只见一疙瘩一疙瘩挤在一起，像天空涌动的云团。初开的杏花粉中带红，盛放的杏花由粉转白，晴日里格外耀眼。粉粉的一树，白白的一树，枝干扭曲着，树身又倔强地站立

着，遍布了整个山坡、整个沟畔。

梅花太冷，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”，那是它的境界；牡丹高贵，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”，那是它的气势；桃花妖娆，“桃花春色暖先开，明媚谁人不看来”，那是它的柔情……而杏花，“绿杨烟外晓寒轻，红杏枝头春意闹”，不拘泥，不造作，在春寒料峭的原野里，俏立枝头，与春嬉闹。

郊外踏青走累了，阳光下歇一歇，一树树杏花白得刺眼，衬托得枝干越发显得黝黑。黑白相衬着，一幅壮

观的水墨画在北方春天的原野上铺展开来……等到六月，风儿轻轻一吹，成熟的杏子便飘然脱离枝头，扑入大地，用生命延续下一个灿烂。

只需远远看一眼，那一棵树的杏花便刻在心里了。那不是树，是黄土的魂魄；那不是花，是黄土真情的流露。这里的杏树经受了太多的风霜锻造，沐浴春风后，便用繁花来倾诉。这里的土地养育了这样的树，同样养育了如树一样的的人。这里的人兼备大气和宽容，更有质朴的美与刚强的气质。

新绿 (外一首)

◆邓荣河

是风儿唇边的欣喜
亲吻过的每段枝丫
都留下隐约印记

是雨儿眸中的好奇
娇滴滴的春天
一天天长大的奇迹

是鸟儿歌唱里的迷离
越来越暖的春光
有板有眼的旖旎

发芽的秘密

风是好事的风
雨是多情的雨
春光明媚的日子
种下发芽的秘密

饱满的希望
一旦扎下根基
不必在乎有没有
可以乘凉的结局

沐浴着金色阳光
心底不会长久阴郁
能够拥有一片绿色
就是拥抱一个传奇



诗歌

心愿

◆王兴林

日历翻到了清明
就像小时候翻过的作业本
那些歪歪扭扭的文字
像极了通向田野的密语

闭上眼睛
那些虫鸣声就在耳边萦绕
而满目的油菜花
让作业本安静如画

一座睡梦中的桥
将乡间的景色无限拉长
期待满目的青翠
把村庄荡漾成一叶扁舟

告读者

清明假期，本报4月5日(星期五)休刊一期。4月8日(星期一)恢复正常出版。特此告知。